

上角利一把没有锁芯的德国铁锁当军火买下了



历史风云

上角利一把金善卿关进了日本军营

因为跟桑德森设计好了一切，金善卿心情大畅，唯一让他有些担心的，是日本人在他门外安了盯梢的，守在马路对面，一步不离。于是，他便给急进党的杨志强写了一封信。谁想到，小日本的脾气比青面兽杨志强还急，他这里刚刚打发下人把信送走，上角利又找上门来。

日本人早就有备而来，院门外停着两辆马拉轿车，押着金善卿上了车，等站街的巡捕听见枪声，吹响警哨时，一转眼间，他们已经跑进了法租界，穿过法租界，就是日租界，金善卿明白，这回是真的落在日本人的手里了。金善卿有些担心，这次玩大了。但是，如果不得自由，不能亲自去见桑德森，整个事情可就由不得他了。他们二人在福寿汤馆门前的马路牙子上制订的计划，已经被写给杨志强的两封信启动了。

关在海光寺日本兵营里，金善卿走了大心思。上角利一没答理他，走了出去，背影带着嘲笑。情报课长转了进来，手上拿着个托盘，上面是一只茶碗。

“上角利一不是个东西，他想让我帮他的忙，怕是白忙活了。”金善卿对情报课长则表现出非同寻常的亲切。

“您也是个了不起的汉子，识时务得很。”万没想到，情报课长的官话讲得无可挑剔，“不像以往关进来的那些中国人，要不就是一滩稀泥，全无用处；要不就是硬充好汉，结果死在这里。我一看就知道，您跟他们不一样，您是个干大事的人，留着有用之身，才是正道。”

情报课长的话绵里藏针，金善卿品出里面的味道。这样聪明人，恰好合用。“可上角利一那小子，三番五次地把我弄进来，是什么道理？”

情报课长没讲话，只是把托盘向他举了举。“这是在下自己的茶碗，家传之物，以此侍奉贵客，简慢得很。”情报课长俯首一礼，又问，“金君，那批军火还在海关仓库里么？这件事，关系到金君的性命，还请明示。”

“据我所知，应该在那里。”下面的话，他暂时不打算讲了。因为，如果轻易举地交代了，他们就不会看重他，甚至会产生怀疑，也说不定心里一动，就把他给毙了。

上角利一带着金善卿来到拍卖会

每一次海关拍卖会，都要借用海关洋员的餐厅，就在海关大楼对面，这也是少有的几次中国人能坐在这里。二三十张餐桌周围坐满了人，各国人都有，中国人居多。

上角利一带着金善卿早便来了，由于三天没刮脸，没换衣服，金善卿显得有些邋遢，皮袍皱巴巴的，走路时腿脚也不太便利，他的刑伤还没好。

一个海关的仆役给上角利一送来张纸条，上面有两行英文字，他不懂英文，只得递给金善卿，“上面讲什么？”

“桑德森派人送来的，咱们要的货是最后一号，标名是德国名厂产的铁锁。”

上角利一皱着眉，拿过字条翻来覆去地看，又小心地折起来，放在衣袋中。拍卖台上，主持的洋人讲话如飞，小槌子当当地敲，两百多号货物转

眼间就拍完了。这期间，金善卿伸了回手，出了个白送的价钱，拍来一批小羊皮手套，全部是左手。其实没人跟他抬价，只有他一个人要买。这种莫名其妙的货物，每年都有几次，有时是一批意大利名牌的右脚皮鞋，有时是大批空香水瓶，或是橡木桶装的威士忌。所以，他在这个拍卖场上有个名声，是专买废物的人。其实，这都是他与桑德森合伙的生意，像什么右手的手套、左脚的皮鞋等配套之物，他都按正常的进口货上过税了，回去后一搭配，便可省下一大笔税款。

“最后一号商品，德国大号铁锁，起价八百元。”拍卖者一举样品，加了句，“没有锁芯。”

哄的一声，众人笑了，以至于越笑越响，都把目光投在金善卿身上，但是，他没有动。上角利一见他不动手，有些气急败坏道：“还不快快动手？”

金善卿没理他，又沉了有一根纸烟的工夫，上边的拍卖者也着急了，高叫：“哪位出个价钱，买回去当废铁回炉也不错。”

还是没有人应声，金善卿坐得很安稳。一直等到拍卖者打算放弃，他才一伸手，叫了声：“一百零五元。”

这里没这规矩，开价不能低于底价。众人又是一阵大笑，把已经起身准备离去的客人又吸引回来，盯着看这场闹剧。

“您的开价不能低于八百元整。”

“这东西又没人要，当废铁卖给我，你们也是得便宜。”

金善卿没把这事当真，他只是在拖延时间，一直等到桑德森出现在门口，他才又一举手，“二百零一元……”

拍卖的洋人生气了，道：

“你是个胡闹的中国小子，安静。”

“二百三十元。”

没有人应声，金善卿回过头来又向门口望过去，门边多了几个缉私警，都是桑德森的手下。在他们的后边，露出杨志强筋肉结实的大脑袋。他心中一高兴，叫道：“卖了吧，卖废铁也就这个价。”

上面的洋人气得用木榔头使劲儿一敲，大叫道：“来人，把这小子……”

此时众人一阵混笑，哈哈，成交了，成交了，跟着起哄的都是中国人。木榔头一敲，就代表成交，这是拍卖会铁打的规矩。

“交钱提货吧，差价可得找给我。”金善卿有意表现得有些自鸣得意，外加财迷心窍。杨志强挤上来，拉住金善卿，眼睛却是盯着上角利一，瞳仁中充满血色。

“不忙回家，先把手续办了再说。”此时的金善卿变回到一个精明的商人，拉着上角利一，办好交款手续。

“我说，咱们还是一块过去开箱验货吧，免得再有什么差错，又把我弄到你们那里去。要是再来那么一顿，我可是受不了。”金善卿转到上角利一对面，让他注视自己时可以发现桑德森带着稍警冲这边走过来。

“不必了，我自己办。”上角利一显然发现了桑德森。

“货我就不跟着去提了？你自己能行么？要是可以，我那份呢？”他对上角利一大大咧咧地说，俨然一派大功告成的派头。

一张十二万五千元的支票过了手，是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支票。

杨志强：拍卖的头一天，我带着四个兄弟先去了趟金善卿的恒昌洋行的仓库，他早就准备了一批货在那里，也是长短不等的木箱，沉得很，不知是什么东西。

我们几个打扮成搬运工的模样，拉着借来的地牛子，为这，还险些跟脚行的人打一架，因为，向来的规矩，不是脚行的人，搬运的活不能干。为了少麻烦，最后还是花钱了事。我们把货卸在海关的私货仓库里，又从里面提出一批木箱。

好在仓库的洋人超等总巡挺帮忙，没找我们麻烦。事后才知道，桑德森给了两个超等总巡每人一千八百块银洋，又给了下面巡逻的一千四百块银洋。麻烦出在码头上，管码头的巡捕不让我们船靠岸，那又是只临时租来的单桅船，上面没有自己人，船户要是一害怕逃了，可就把我们给撂在旱地儿上了，正在为难的时候，桑德森又来了。幸亏他跟巡捕们极熟，打着哈哈就把事办了。

天津市镇反办公室接到了旅顺战犯看守所寄来的一份材料，原文是用日文手写的，现在翻译过来，难免有不大准确的地方：

上角利一：为了那批军火，我被降了职，过了十年才又升回到小小参谋。当时拍卖来的货，哪里是什么军火？是一批真正的德国锁，还没有锁芯。不过，我相信金善卿不敢要我们，他只是个混钱的小商贩，跟当时的一些北方小团体有点瓜葛而已。我一直在怀疑的是桑德森，当然，金善卿也不能放过。

问：怎么没放过？

上角利一：我去把货款讨了回来。大日本帝国的经费，怎么能浪费在这种人身上？

龙一 编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这是个复式结构的故事，主人公是孙中山派到天津的“地下工作者”，他的任务是联络并团结那些自发的，贫富贵贱各不相同，且与同盟会毫无瓜葛的十几个革命团体。于是，在一个纨绔子弟的撮合之下，北方革命党人押上了自己的生命和前途，上演了一连串悲壮的喜剧。

[上期回顾]

桑德森提出要金善卿带他去看中国女人的小脚，金善卿死活不答应，他认为这事关伦常，不能乱来，两人为此还打了一架。打过架后，两个人关系反而更亲了，酒足饭饱后，金善卿带着桑德森去了四喜班。最后，两个人被暴打一顿，落荒而逃。

申扬去找顾忱，却发现他屋里有个半裸的女人

商战小说

有谁不是饕餮

就在马大帅与申扬说到“饕餮”一刻，老夫子却正在与顾忱说起这个词。

从卫彬办公室返回到老子办公室路上，老夫子沉吟很久，缓缓说：“那么，咱们的合作，就这样确定了。”

顾忱知道他还有话，只是点头不做声。

老夫子又沉吟半晌，道：“其实，作为企业，当然也应该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合作者……马总今早来，其实是打算提出更好的条件……”

顾忱早知道他一定会在最后关头提高门槛，于是微笑点头，“那……您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我的意思，当然还是想跟顾总你合作，但笃寅那边托人找回来，我也总得有个说法，您是不是？这样，我记得咱们从没有确定过土地价格，现在也该到议定的时候了，每亩一百一十万，应该是个可以接受的价格，即使这样，也还低于目前的市场价呢，要拍卖的话，我选择顾总合作，正是基于此原因啊。”

两人同时大笑。

容积率由2.0调高到2.5。虽然只是不起眼的一个数。但对于项目而言，建筑面积却一下子猛增了四分之一！由原来的三十一万平方米变成了三十九万平方米，换成利润，就是四千四百万！这个巨大的数字，仅仅是靠小数点后一个数字的改动！

顾忱笑道：“劳总把土地雪藏到改制成功后，这一招实在是高明。身份从国企领导到私营老板，土地从六十万到一百一十万，合作从转让土地到股权收益，容积率从2.0到2.5，每一步都是精打细算，精心布局，我实在佩服。劳总眼光远见，雄心万丈，这胃口嘛，也是蛮大的……”

“不过，我也有个条件。”顾忱祭出自己早已打算好的想法，“土地折价两亿五千六百三十万，则其他成本大约是四个亿，那么按照投资比例计算，我应该占到百分之五十七，土地价格上涨了，股份嘛，您就适当

让我些，给个整数，我六十，您四十，如何？”

老夫子默默计算了一下，点头同意，“就这么决定了。”

顾忱说：“那咱们回去签个补充协议？”

老夫子这次爽快同意，说马上回到办公室便起草协议。

顾忱又说：“我还有个想法，对双方都有好处。容积率……还能不能提高些？”

此话一出，两人相视一笑，此种默契全在笑意中。老夫子说：“顾忱果然精明，咱们现在已是一家人，我就坦诚相告，这块地当年挂牌时，我是做足了功课的。按照常规，这块地的容积率至少应该2.5，我却做到2.0。重新做到2.5也不是没有可能的，况且有顾总您的加入，工作应该更好做了。说实话，我选择顾总合作，正是基于此原因啊。”

两人同时大笑。

容积率由2.0调高到2.5。虽然只是不起眼的一个数。但对于项目而言，建筑面积却一下子猛增了四分之一！由原来的三十一万平方米变成了三十九万平方米，换成利润，就是四千四百万！这个巨大的数字，仅仅是靠小数点后一个数字的改动！

顾忱笑道：“劳总把土地雪藏到改制成功后，这一招实在是高明。身份从国企领导到私营老板，土地从六十万到一百一十万，合作从转让土地到股权收益，容积率从2.0到2.5，每一步都是精打细算，精心布局，我实在佩服。劳总眼光远见，雄心万丈，这胃口嘛，也是蛮大的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老夫子一阵畅快的笑，“顾总你这是骂我

贪如饕餮了？”

“饕餮有什么不好，吃得多了，才能强壮，人人都强壮了，经济才能发展，社会才能进步，劳总您这样的饕餮，无疑是社会进步的一大动力呢。”

老夫子却道：“哪里哪里，顾总您年纪轻轻，却自上而下游刃有余，将公共关系玩得风生水起，硬生生从笃寅集团虎口夺食，表面上是你让我三分，实际上算笔细账，你却是最后笑得最欢的人，要说胃口之大，我老头子哪里堪比？说到饕餮，我是，你是，这在房地产圈里混的芸芸众生，又有谁不是饕餮，或者心怀饕餮之想呢？”

两人哈哈大笑，手挽手亲密无间地踏上安津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台阶。

顾忱屋里的女人

申扬与马大帅昨晚在省会请某位领导吃饭，领导答应过问安津的事情。上午和马大帅返回安津，申扬却悄悄一个人跑到安津不多的几家星级酒店打听顾忱一行。她昨晚托人私下打听白石集团的管理层或股东，结果根本没找到顾忱这么一号人！申扬明白此刻笃寅身处下风，以她性格，想直接找到顾忱问个清楚明白，干脆或讽刺或威胁或臭骂一通，让这条路不明的江湖骗子主动退出。

顾忱这样的客人很容易找到，再加上申扬这样的女孩，所有酒店几乎都为她开绿灯，结果才到第二家酒店，便找到了顾忱的踪迹。

用顾忱名字登记的几间客房被申扬一一敲过，等到顾忱开了门，一心想兴师问罪的申扬，却弄了自己一个大红脸——这可恶的江湖骗子身

后，竟站着一个看似水性杨花的半裸女孩！

顾忱也冤枉，回到酒店，刚把衬衣解开两颗扣子，门铃却响了。走上前开门，门外，是晴晴。晴晴今天很奇怪，好像比以前漂亮些，化妆穿着都不那么俗气了。只是两个眼睛红红的好像刚哭过。晴晴低声道：“顾总，孙总他……不要我了是吗？”说完两颗眼泪垂下来。

顾忱猛地想起，下午孙大盛匆匆离开安津，没有带上她，难道真的不要她了？这个孙大盛，甩了人家总得跟她说一声吧！晴晴哭得很伤心，声音越来越大。顾忱生怕有人看见，只好让她先进房再说，心想大不了我替孙大盛给她些钱打发她走罢了。

顾忱掏出手机打给孙大盛，哪知这人却关机，尚不知两人是否彻底中断关系，顾忱也不便强行撵晴晴走，他心里把孙大盛姥姥和奶奶的名字骂了几遍，再回过头来，眼前一黑，“哎呀”一声险些叫出口；就这短短几秒时间，晴晴竟然已经在自己身后脱去了衣服，一双右手在背后好像正在解开胸罩的扣子！

“喂……你干什么？”顾忱大惊失色。

晴晴依然带着泪，却温柔娇笑，“我又没地方去，只好陪您喽……”

“住手……你……”顾忱又急又恼，眼见晴晴将胸罩解开，一时间竟不知说什么才好。门铃又响。管他是谁，也要先把这个瘟神打发走再说，没等晴晴有所反应，顾忱已经一个箭步冲过去，一把拉开房门。

顾忱彻底傻了。门外站着

的，竟然是申扬！

申扬瞪大眼睛，眼睛定定地瞪着顾忱。顾忱平生头一次脸红到发烫，张口结舌地看着申扬也不知道从何说起。晴晴一下抓起行将脱落的胸罩围在胸前，也是目瞪口呆。

顾忱酒后大脑迟钝，还是申扬先反应过来，低低骂一声：“流氓！”扭头就走。这一句话惊醒了顾忱，第一反应是把晴晴推出门去，但却下意识脚步一动，冲着申扬的背影追过去。

申扬骂完顾忱才想起脸红，还没走出走廊就听见身后脚步沉重，扭头一看，哎呀不好，竟然是那个流氓追了上来。此刻是晚上九点，路上行人不多，见流氓又跑来，只有对面马路边上好像有两个男人，不管了，申扬立即冲对面那两个男人奔过去，心想也许顾忱一见有人便会放弃自己。

申扬跑到那两人身边，刚要开口寻求帮助，却被右边一人目光惊出一身冷汗，这人目光冰冷锋利，脸上还有道深深的宛如刀疤似的印记，在黑夜的映照下特别恐怖，还正盯着自己看。申扬心里一哆嗦，却没时间反应，脚步不停，从两人身边飞奔而过，倒把那两人吓愣了。

顾忱追到马路一半，有辆车汽车摁着喇叭从他面前飞驰而过，险些撞到顾忱，顾忱惊出一身冷汗，吓得站立在街心，醉意顿时消退，眼见那女孩跑进对面的街心花园，刚想放弃，却看见有两人跟着她跑了进去。顾忱看着他们的背影在花园里闪没，忽然涌起不祥预感，犹豫片刻，也迈腿跟了进去。

韦帕 著
国际文化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距北京六百公里处，有一宝地，土地价值2.5亿，利润近三亿。项目吸引了众多北京房地产商的目光，其中最贪婪的一道目光，来自顾忱。但顾忱总资产不过千万！想拿项目，无异于“空手套白狼”！于是乎，形形色色人等纷纷亮相，人人有目标，个个不满意，好一道饕餮大餐，直搅得天翻地覆！

[上期回顾]

顾忱早上给老夫子打了电话，电话那头老夫子的口气似乎有些冷漠，他感觉计划似乎有变，而孙大盛也来告诉他，笃寅集团的马大帅又去找老夫子了。顾忱马上打电话给卫彬市长，卫彬派了国资委的人带顾忱去见老夫子谈合作的事情。在老夫子办公室，马大帅果然在那里，还有一个叫申扬的女孩，申扬其实是笃寅集团老板的独生女。



历史风云

上角利一把金善卿关进了日本军营